

檳城極樂寺的鎮寺之寶——《龍藏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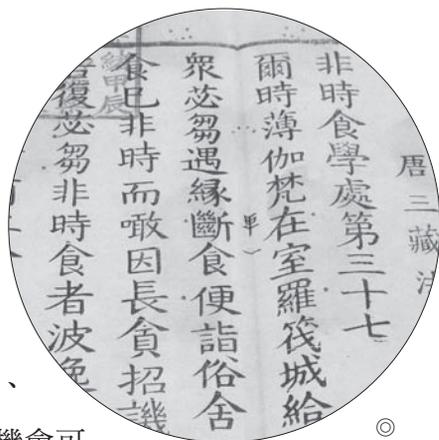
釋見奕

隨悟師父至馬來西亞佛學院講戒，珠璣滿行囊。印象最深的是檳城極樂寺的鎮寺之寶——《龍藏》，那隻隻的蠹蟲，彷彿仍在我眼前翻爬著……

抵馬來西亞的第二天，趕個早先上檳城極樂寺。極樂寺歷史久遠，建物多有特色，含括漢式、泰式、緬式，但其中有一項較少對外開放的，也是極少有機會可以親見的，那是光緒皇帝於公元1904年御賜極樂寺的一部《龍藏》。

《龍藏》是極樂寺極珍貴、稀有的寶藏，根據文獻記載：它是清朝唯一的官刻漢文《大藏經》；更是中國歷代木刻本大藏經中，版本最為完整的。知客法師小心翼翼地請了二卷《龍藏》出來，呈給悟師父看。其中一卷《龍藏》外頭已用特殊的透明塑膠袋密封著，悟師父邊帶起老花眼鏡，邊說：「怎麼繡花繡得這麼精緻？」仔細一瞧，哪裡是繡花？是被蠹蟲吃了！啃了！咬得密密麻麻的，這群蠹蟲忙進忙出，正穿梭不停地「繡花」呢！知客法師隨手指著另一卷《龍藏》重新拷貝的複本，我也趕緊湊近身來看，複本的蠹紋是幾可亂真，但厚度仍比真品厚了幾毫米，可見古代造紙之精緻，我說：「恐怕現今這些技術功力早已經失傳了。」我正在為今古兩本之別而慨嘆時，猛不防地，悟師父說：「如是翻印，將遺漏蝕盡的經文，如古書畫般地一筆一畫綴補謄繕，比繡花還難，比重新印刷還難，難怪對古蹟、古文物的挽救保留，常在輕忽、嫌麻煩中毀棄了。修補、謄繕古本，需要有相當的科技，也要有心人才會投入。」

兩本代表今古歷史的《龍藏》，紫金鑲邊的絲綢，薄如蟬翼的宣



◎ 《龍藏》
上有「光緒甲辰御賜極樂禪寺藏經」印。此為《龍藏》複本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紙，正是律論第十一卷。多麼珍貴的律論瑰寶。但實在不敢碰觸舊本子，因為這群小蟲正在大快朵頤，密密麻麻無以數計！知客法師接著說：「我們前不久還請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專家來幫忙處理，但仍然看不到有大改善。只怕下次你們再來，縱使有緣得見，預料已無此御製『經文』了！」

想想，這麼珍貴的文物要如何保存呢？紙質、絲綢類的保留真是不易！望著百年前的古文物，卻無奈地要面對世間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的實相，這《龍藏》將盡成蠹蟲的美食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木刻石雕尚且敗壞，更何況它只是一張張薄薄的宣紙？在這不捨中，心中觀想佛說：「觀天地，念非常，觀世界，念非常，……世間無常……一切終將敗壞……。」其實，無論是紙、木、石頭、皮革、金屬等，皆為記載佛陀教導的媒材，有它的時代性。《龍藏》在清朝，可是皇室官刻印刷的，更知佛教經書之取得不像今日這般容易！現代將藏經以數位科技的方式作成電子佛典或MP3等影音檔，透過網路、光碟片的流通，讓經典不僅易於普及，在保存的質量上，亦明顯地較其他材質方便與輕巧。至於古書籍的維護，記得伽耶山基金會於2005年九月間，在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辦「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」（參閱《佛教圖書館館刊》第四十三期，2006年六月出刊），當時我沒有理解到它的迫切性，如今看來，香光尼眾佛學院的圖書館早已引進科技來面對這些經卷、圖書的保存。

知客法師的一席話：「只怕下次你們再來，縱使我們有緣得見，預料已無此御製『經文』了！」我覺得很可惜，感激他們已在搶救、搶修法寶。所謂「文以載道」、「道在人弘」，佛法在世間的弘傳，還須要更多方面的護持。這真是珍貴的一堂課。